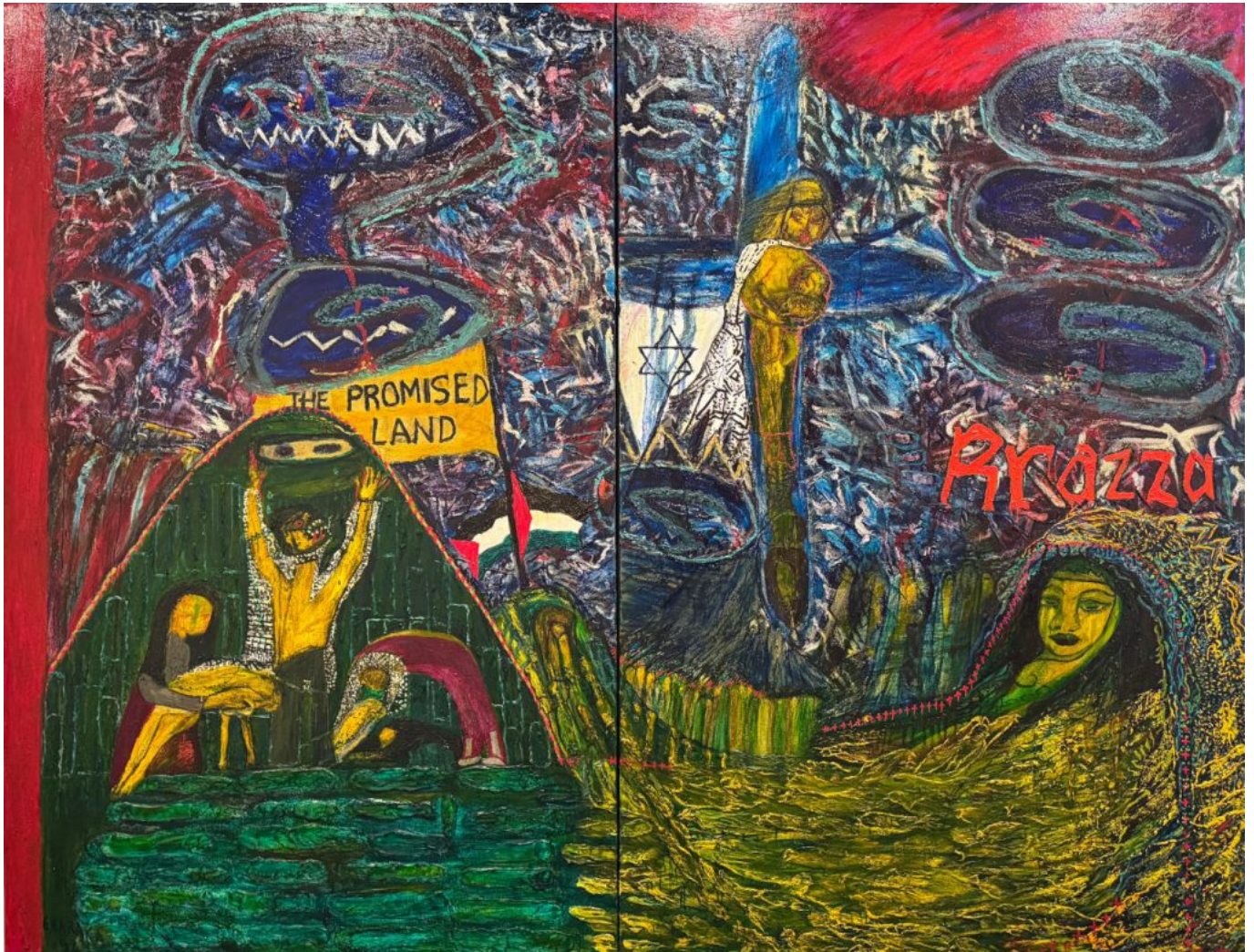


美国向国际刑事法院竖中指



《平行进程：巴勒斯坦地平线》艾米莉·卡拉卡（新西兰）作于2024年。受沙迦艺术基金会委托创作。阿联酋沙迦穆雷加广场2024年“新黎明”展览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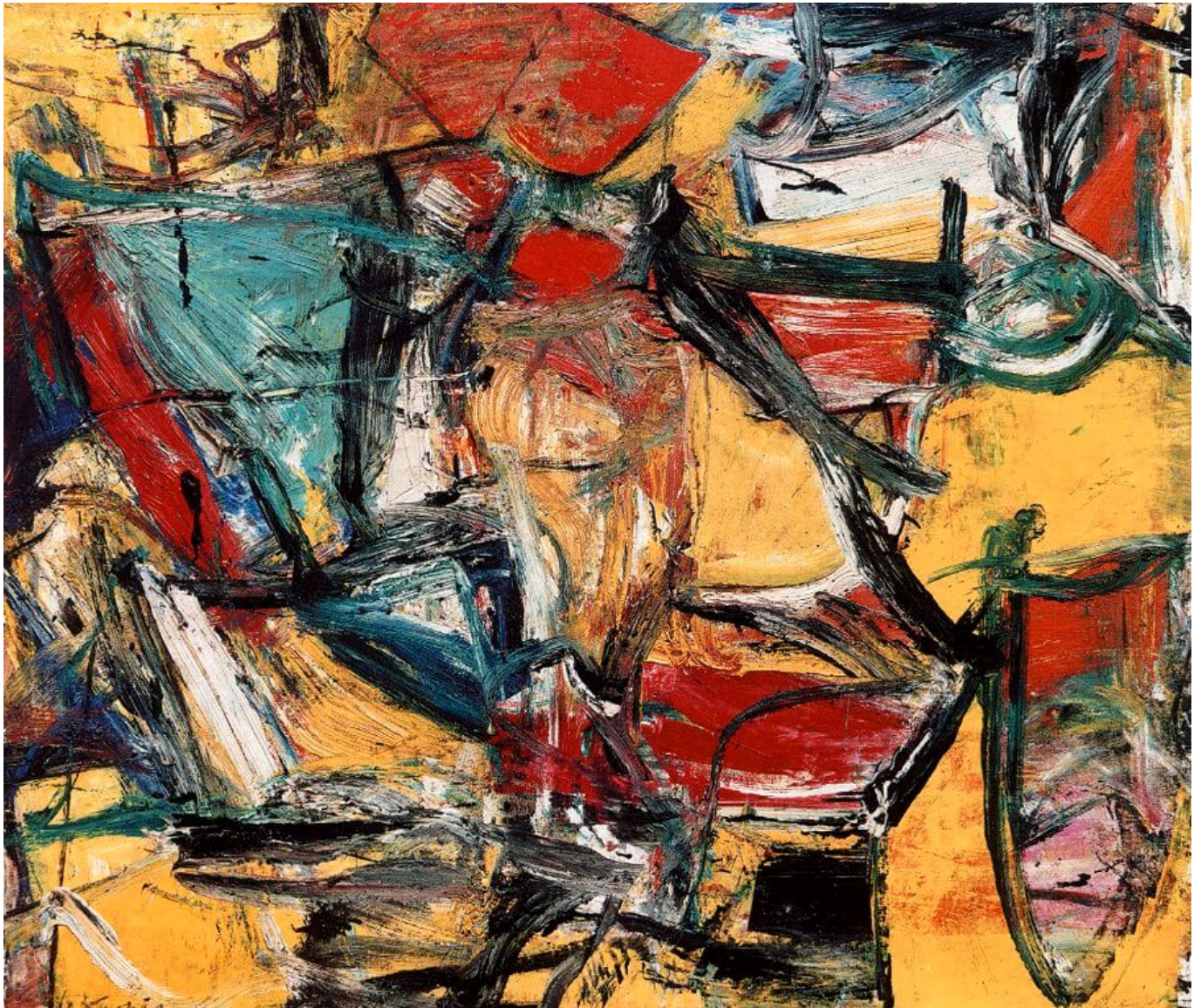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终于，在历史终结之前，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签发**了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前国防部长加兰特的逮捕令。起诉书指出，“有合理理由相信，两人故意和蓄意剥夺加沙平民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包括食物、水、药品和医疗用品以及燃料和电力”。法院认为，有充分理由相信两人对以下罪行负有“刑事责任”：将饥饿作为战争手段的战争罪；牵涉谋杀、迫害和其他不人道行为的危害人

类罪；以及蓄意指挥攻击平民人口的战争罪。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谴责了法院的这一举动，称“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领导人发出逮捕令是令人发指的”。拜登**表示**，美国“将永远与以色列站在一起”。

距离白宫不远处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该机构成立于1941年，主要由美国国务院资助。“自由之家”每年都会发布《全球自由度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该报告使用各种数据点来判断一个国家是“自由”、“部分自由”还是“不自由”。美国的对手——例如中国、古巴、伊朗、朝鲜和俄罗斯——即使拥有各种选举程序和立法机构，也一直被认定为“不自由”（例如在伊朗2024年的立法机构选举中，15200名候选人竞选议会290个席位；去年，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470个席位由75.87%的合格选民选出）。与此同时，2024年版报告将以色列的“全球自由度分数”定为74/100，并宣称它是该地区唯一“自由”的国家，尽管作者**指出**，在以色列，“政治领导层和许多社会人士歧视阿拉伯人和其他种族或宗教少数群体，导致在基础设施、刑事司法、教育和经济机会等领域存在系统性差异”。按照美国国务院资助下的衡量标准，该指数报告通常用于贬低其认为不自由的世界各国，而建立在占领和种族灭绝基础上的社会不公却被视为民主典范。



《警察公报》威廉·德·库宁（荷兰）作于1955年

“自由之家”等机构的指数并非看起来那样清白。这些指数的设计——基于从西方知名智库中挑选出的分析师和顾问的主观评估——往往会产生预设的结果。虽然“自由之家”声称其指数参考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通过），但却忽略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通过）。后者要求对民主的认识必须远远超出单纯举行选举和多党制的范畴。仅后者的第11条就将民主的概念扩展到包括住房权和免于饥饿的权利。正如第4条所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宗旨是促进“民主社会中的普遍福利”。这里的民主具有最广义的含义，远远超出了简单的选举主义。即使就选举主义而言，“自由之家”指数对自由民主国家中**弃权率**居高不下以及追究政党及其领导人责任的活跃媒体文化陷入**崩溃**也关注甚少。

那么，这些指数背后的那些人又在乎什么呢？他们自认为宇宙的主宰。美国和德国是这场种族灭绝期间向以色列转让武器**最多**的两个国家，它们对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反应在意料之中，但仍然令人震惊。拜登的傲慢反应证实，美国要么不了解，要么不在乎其麻木不仁的严重性，而且美国没有意识到，它拒绝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是美国“**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最后一根稻草。关于麻木不仁这一点：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拜登政府**表示**，以色列必须在30天内允许援助进入加沙，否则将面临武器冻结，但这个最后期限已经过去，却没有人对此表示关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总是有点像闹剧。2002年，在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期间，美国国会就美国士兵或中情局特工可能被指控犯有战争罪的可能性进行了辩论。为了保护这类士兵或特工，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军人保护法》，该法被广泛称为《海牙入侵法》。虽然该法案并未规定美国可以入侵荷兰以使其人员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但它**规定**，美国总统“有权动用一切必要和适当手段，使任何……被国际刑事法院或其代表或应其要求而拘留或监禁的人获得释放”。在通过该法案前后，美国正式**退出了**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1998年）。



《无题——肯尼亚选举指控》彼得森·卡姆瓦蒂（肯尼亚）作于2008年9月

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林赛·格雷厄姆**援引《海牙入侵法》回应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发出的逮捕令，格雷厄姆甚至表示，美国参议院应该对加拿大等盟友实施制裁，因为它们胆敢建议支持逮捕令。如果美国将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抛之脑后，就等于向世界宣布，美国不相信规则，或者说规则只是为了约束他人而不是约束自己而制定的。有众多国际条约美国从未签署或批准，这足以说明它无视真正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1. 《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1949年通过，美国从未签署）。
2.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51年通过，美国从未签署）。
3. 《取缔教育歧视公约》（1960年颁布，美国从未签署）。
4. 《关于婚姻之同意、结婚最低年龄及婚姻登记之公约》（1962年通过，美国已签署但从未批准）。
5. 《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1968年通过，美国从未签署）。
6.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年通过，美国从未签署）。
7. 《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989年通过，美国已签署但从未批准）。
8. 《残疾人权利公约》（2006年通过，美国已签署但从未批准）。

更可怕的是，美国拒绝签署或单方面退出的军备控制公约包括：

1. 《反弹道导弹条约》（又称《反导条约》，1972年签署，美国2002年退出）。
2. 《中程核力量条约》（又称《中导条约》，1987年签署，美国2019年退出）。
3. 《禁雷条约》（1997年通过，美国从未签署）。
4. 《集束弹药公约》（2008年通过，美国从未签署）。
5. 《武器贸易条约》（2013年通过，美国签署但于2019年退出）。

正是由于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和《中程核力量条约》，俄乌冲突才变得如此激烈。俄罗斯曾多次明确表示，如果其邻国加入北约，那么缺乏针对中程核导弹的军备控制制度将对其主要城市构成威胁。11月18日，拜登采取挑衅和危险行动，允许乌克兰使用中程导弹袭击俄罗斯领土，这引起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强烈反应。如果俄罗斯决定向美国在德国的基地发射一枚导弹进行报复，那么我们可能已经身处核冬天之中。美国无视军备控制制度只是其无视任何国际法的一部分，它向国际刑事法院竖中指就是明证。



《取材自电影〈其他面孔〉》威廉·肯特里奇（南非）作于2011年

1982年，曾在博茨瓦纳居住并与梅杜艺术团（我们去年曾出过一期关于该艺术团的**汇编**）合作的南非自由战士、诗人蒙加内·沃利·塞罗特（生于1944年），在其史诗级著作《夜未眠》（The Night Keeps Winking）中发表了《时间已耗尽》（Time has run out）一诗。他写道：“我们中有很多人已经疯掉”，因为“我们是人类，这是我们的土地”。塞罗特写的是南非，但我们可以把他的视野延及巴勒斯坦，甚至整个地球。塞罗特写道：

太多的鲜血抛洒
 我的同胞们，谁能说出智慧之语……
 啊，我们已经熟悉了恐怖
 我们国家的核心
 当它让脉搏
 跳动
 伤害我们
 我的同胞们，谁能明白现在为时已晚
 谁能知道剥削和压迫是
 只知暴力的疯狂大脑
 谁能教我们如何疗伤和战斗。

是时候重新审视弗朗茨·法农1959年写下的“巨大创伤”，从而驾驭创伤，奋起抗争。



《无题》伊布拉希姆·莫哈纳（巴勒斯坦）作于2024年

今年早些时候，塞罗特为巴勒斯坦写了一首诗，其中一部分我在此转载，以纪念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11月29日）；值此国际日，我们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将举办一场展览，展出巴勒斯坦艺术家伊布拉希姆·莫哈纳的作品，以及他在以色列种族灭绝期间在加沙地带教授美术的20名儿童的作品。

我们用眼睛听到警报和爆炸的声音
当它冲击我们的眼睛和耳朵
红色的火焰
在空中闪耀，带来风暴般的能量
炽热的火焰吞噬着人类的肉体
前奏是浓黑的烟雾
咆哮着肆虐
肆虐
哦
人类

然后结束……

啊，巴勒斯坦！
活下去。

热忱的，

Vijay